

人情 世情

鄭家豪



隨着年齡增長，社交關係累積越來越多，一年總會接到兩至三次喜帖，侄子結婚，侄女出閣，外甥結婚，外甥女出嫁，過了三兩年，又到侄孫或外甥孫滿月。這是親屬關係的喜事，還有舊同事，舊好友，幾十年相處，彼此視為知交，家有喜事，忘不了送來喜帖，有感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每逢接到請帖，便張羅「做人情」，做人情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俗世觀念，人情代表雙方親情、友情、感情，人情厚薄，有時被用來衡量感情分量，身邊朋友說，做人情之前，先與太太斟酌，女人比男人細心，想得周到，做到恰如其分。

坊間有「公價人情」，不是由誰來訂定，由來都是約定俗成，背後實在與通脹掛鈎，與社會工資相關，近年公價人情起碼五百元，可以變化，有些事不言而喻，要改變的話，看來只有加碼，添至五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跌破公價，難以出手。坊間的說法指五百元人情是酒樓宴會的公價，不是所有一切的人情公價，主人若在酒店設宴，公價人情起碼八百，若是在三星級以上的四星或五星酒店，公價人情一千至千二元。出手闊綽與否，視乎個人環境，受禮一方毋須細算。

說是這麼說，也看收禮一方怎麼想。婚宴過後，餘下的事就是關起門來拆禮，一份一份拆開，細算各份的禮券面值，然後議論阿甲這樣，阿乙怎麼這樣



▲電影《五月的四天》劇照

網絡圖片

人類需要敬畏和悲憫

魯 人



《五月的四天》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拍攝的俄羅斯影片。

影片講述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的四天，發生在德國北部波羅的海海灘上的故事。此時戰爭已基本結束，德國北部的德軍接到命令放棄一切抵抗，向盟軍投降。一支由蘇軍上尉帶領的八人偵察小分隊，奉命在海邊監視德軍的動向，他們徵用了一所孤兒院做監視哨所。管理孤兒院的是一位流亡德國的沙皇時代女貴族，身邊還有她十三歲的侄子彼得。彼得的父親是一名德國軍官，戰死在蘇聯戰場。加之平日姑姑對他的影響，因此彼得對蘇聯紅軍充滿仇恨。

小分隊駐紮進孤兒院不久，便發現一名德軍中校帶領近百名潰退的德軍步兵出現在海灘上。

上尉讓彼得做翻譯，要求德軍投降。德軍中校說，他接到的命令是要求他們渡過波羅的海進入丹麥向英軍投降，上尉則堅持自己的要求。彼得在翻譯的過程中，將小分隊的人數告訴了中校，希望德軍消滅小分隊，但早已厭戰的中校只想執行上級的命令，他只是威脅上尉不要妨礙他們。上尉自忖自己與德軍力量懸殊，也不想讓自己的士兵作無謂的犧牲，只好跟自己的上級蘇軍少校通話，請求派主力和坦克支援。他的請求被輕慢地拒絕了，而且他還被要求在無主力和坦克支援的情況下俘虜德軍。上尉無奈，只得將僅剩的一發炮彈射向接應德軍渡海的小船作威懾，來阻止德軍的撤退，以求在僵持中等待俘獲德軍的時機。

對孤兒院的婦女和女孩，上尉秋毫

，這個總算夠朋友，另一個也不過不失吧。現在有婚禮統籌這門行業，據行內人說，接觸過一些新人，因為收到的人情與設想有差別，當場表示不快，心生芥蒂，以為相熟的同事應做八百、一千，怎知他們只做了五百或六百。

有這麼一段「八卦消息」，A君四個月前出席好友婚禮，做了八百元人情，這次輪到自己辦喜事，收禮時，發覺對方只做公價五百元，心有怨言，事後見面「口黑臉黑」，人情影響友情這些事難免發生。更有不可思議的「八卦消息」，B君收到老闆的人情，竟然是五百元超級市場禮券充作禮金，禮券還打了釘孔，懷疑是信用卡的贈品，B君遇到「出術」的孤寒老闆，冷暖自知，卻也無奈。這位涼薄老闆，出手過低，因小失大，以後跟員工關係出現鴻溝，未免不智。

「八卦」得來的另一消息，C君一家五口出席友好婚宴，封禮五千元，不失體面，收禮一方感受對方情重，日後往來密切，加深友情。D君赴宴做了人情八百，禮到彼辦喜事，對方夫婦做二千人情，禮尚往來，恰如其分。

一般來說，人情往來相稱，「日後好相見」，孤寒老闆以超市禮券充當禮金十分例外，由做禮看交情深淺，是世情的一部分，不只是個人取向，所以說小不小，說大不大，須從善處理。有人將收禮與宴席支出可否平衡混合而算，未嘗不可，消費總要有預算，若不達指標，能否釋然？

設宴請客，出席親友愈多愈熱鬧，朋友來自四方，不亦樂乎，朋友把你看得重要，其他事便次要了。



離家不遠的那條古老的石板路上，有一家小小的門店外面總是擠滿了排隊的人們。有一次路過，我實在忍不住好奇，從人群中探頭進去，望見了兩個可麗餅鐵鍋台，才知道這是一家可麗餅店。

可麗餅是一種雞蛋和麵粉為主料的烤製薄餅，是巴黎街頭最常見的小吃，做起來簡單便捷，巴黎本地人和遊客都很喜歡。這個看起來沒多大技術含量的餅，嘗多了，你便會知道從口感上來說，好吃和不好吃的背後，有極大的學問。

那條石板路是巴黎最著名的老街之一，所以也是遊客聚集的地方。街上有各種賣衣服首飾賣裝飾品紀念品的小店，各國餐館也衆多，而可麗餅店，幾乎是平均三十米便有一間。而這家老字號可麗餅店門口排的長隊，有時候幾乎可以排到其相鄰的兩家可麗

精讀與深遊



讀書與旅行有諸多相似之處，讀書是靈魂在行走，旅行是身心對自然的閱讀。

董其昌的《畫旨》中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見二者關係親密。電影《金枝玉葉》（Roman Holiday，又譯《羅馬假期》，一九五三年）裏有一句話將二者的關係表述得更如是如影隨形：「要麼旅行，要麼讀書，身體和靈魂，必須有一個在路上。」

一本書可以反覆讀，一個地方可以經常去；而有的書可能一輩子不讀，即便它就在觸手可及之處，有的地方也可以一輩子不去，任它有名山大川、千年古蹟，哪怕它近在咫尺，這也是相似之處。我有位作家朋友，深受西方文學影響，有次我問他，是否讀過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他搖頭說沒有，隨之又補充，他沒看過福克納的任何作品。我先後六次去江南，怎麼也看不夠，每次都經過泰安，卻從沒順道登臨泰山，一個酷愛旅行的人，沒有去過人人趨之若鶩的泰山，奇怪嗎？一點不奇怪，就像有不少讀書人，並沒有讀過《紅樓夢》，這是形式上的相似。

讀書與旅行最相似之處，我以為是精讀與深遊。

讀書要精讀，旅行須深遊。所謂精讀，是與淺閱相對應；旅行的深遊，區別於走馬觀花。

我喜歡一個人旅行，迷戀「獨自眠餐獨自行」那份自憐與暗喜的沉味。一個人旅行，避免了組團遊的膚淺，沒有結伴而行的喧囂，說走就走，自己說了算，不被挾持。就像我讀書，總是選在午後，深臥在陽台的藤椅上，一本書，一壺茶，獨享靜謐與喜悅。這樣的選擇，最適合精讀與深遊，能夠沉靜地思索。

聽說我要去揚州，計劃了六、七天的行程，朋友不以為然，說，一天時間足夠用了，揚州城小，景點集中，那麼多天的時間豈不浪費？還不如多轉幾個城市呢。我笑笑，不作答，他的想法，其實也是以前我的做法，我可不想再走馬觀花了。

住在揚州，每天不慌不忙起床，細嚼慢嚥用餐，而後踮腳踮踮，將瘦西湖、个園、何園這些著名的景點逐個欣賞。人說，遊遍瘦西湖，需要三五個小時，我覺得還是倉促，依然是浮光掠影，是遊不透的

餅店門口。排隊的人們很容易便站滿了那條很窄的人行道，過路的行人不得不走到小街對面的人行道才能行走。

無論是排隊的人或者偶爾停下來張望的路人，努力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都喜歡看那個大鬍子師傅做可麗餅。後來我才知道，據說這家店做出來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可麗餅，隊伍裏的遊客大多是衝着這家老字號的名氣來的。

大鬍子師傅先拿一塊海綿在鐵鍋上擦了一遍，鍋的表面便鋪上了一層牛油，在高溫下立刻融化了。然後他用一個圓形湯勺從一個白色的大桶裏舀出來滿滿一勺提前混勻的麵粉糊，迅速的把勺子往上提了一下，沒等勺子底兒沾着的麵粉糊滴下來，一整勺便已鋪在了這個圓形的鐵鍋上。

大鬍子師傅拿出一根筷子一樣的東西，在鐵鍋上轉了一圈，把鍋上的麵粉糊均勻地鋪開。白色的麵粉糊在鍋邊緣最薄的地方開始發黃，看起來已經有點脆脆的樣子，大鬍

小 雪

子師傅輕輕拉了一下已成型的可麗餅的邊兒，忽然輕輕一翻，可麗餅便翻了一個面，露出已經烤熟的淡黃色。

大鬍子師傅從背後的籃子裏拿出一根香蕉，很快的切成片，從架子上拿下來椰子末和朱古力醬，這時可麗餅也剛剛到了「出鍋」的火候。大師傅關掉火，把可麗餅對摺了一下，拿個扁扁的刀抹了一層厚厚的朱古力醬，再把香蕉片均勻地放上去，再撒上椰子末。

大師傅熟練的把餅裹成一個三角形的樣子，裝入一個特製的紙袋裏，外面裹上兩張紙巾，遞給已經看得心花怒放的金髮小女孩。小女孩眼裏放着光，剛接過來便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大口，嘴巴四周都沾上了朱古力醬，旁邊的人們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儘管巴黎人很少走路的時候吃東西，然而在這條街上，他們彷彿也都成了遊客，拿着可麗餅一邊心滿意足地吃着，一邊興致勃勃地逛着老街，心情好極了。

姚文冬

呼叫，嘴邊不由漾起笑意，心裏起了幸福的漣漪。

許多人旅行是過眼不過心，只求三個字：我來過。我讀書也曾如此，書海浩瀚，人生苦短，要讀萬卷書呢，不能不急，結果不是一目十行，就是一知半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我讀過。若是文學類的書籍尚可，多少會留下一些印象，若是些哲學或古籍之類，往往不能深入，心也沉不下去，只追求數量，像要完成一項任務。

漸漸知道這樣的讀書方式不可取，於是精讀，每周只讀一本書，一字字讀，一句句品，遇有精彩的段落，還要反覆琢磨，哪怕一天只看十幾頁呢，也要像品嘗美食，嚼細磨碎，既嘗到了美味，又便於消化，轉化成營養，更追求能讀出像和作者面對面交談一樣的境界。這樣將一本書讀下來，不說過目不忘，也會入腦入心。

余華的小說《活着》，我讀了三遍。第一次讀，是看故事，看得淚流滿面。第二次是重溫，因為那書值得一讀再讀，並讀出了更深一層的東西。第三次讀，甚至又買了新的版本（版權頁上赫然印着「第七十九次」印刷！）如同是看一本新書一樣，這次我拋開爛熟於心的故事，重點品味余華的語言。語言何其精緻、凝練、傳神。書中寫到有慶死了，福根回憶道：「我看着那條彎曲着通向城裏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我腦袋轟了一下，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承德，余華給我們講課，他曾專門提到這句「像是撒滿了鹽」，那是他的得意之筆。

而今細細品味這句句子，發現它其實早已融進了我的血液裏。前年秋天的一天，兒子從青島的大學獨自趕赴武漢的公司應聘，那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事件，而同一日，岳父病危躺在床上，妻子已先一步趕赴家裏。兩件大事，哪一件都不容有失。而我因參加一個緊要會議，兩頭都不能顧，有勁沒處使，被動等消息，也許等來的都是好消息，也許正好相反。那是一種怎樣無助的心境？不由在記錄本上順手寫下一句話：「月亮照在沙漠上」，自己都搞不清這話究竟代表了什麼。

當我重讀《活着》，恍然大悟，余華對我的影響已化骨入血。現在我回憶那年的蒼涼心境，不用想細節，覺得只記得這一句話就夠了。若說讀書與旅行能使人長見識，而精讀與深遊，則使我的人生飽滿、精煉。

懷舊商品 嚴 陽

我一個昔日同學，如今是專門做出口拖鞋加工生意的。他生產的工藝拖鞋，採取的依然是相當原始的加工設備與工藝，花樣幾乎五、六十年沒有變化，然而，生意卻一直很好。當我問他為什麼不對這「幾十年一貫制」加以適當改變，以迎合人的求新求異的心理的時候，他笑道：「人家就喜歡這老式樣、老工藝，大概是因為懷舊吧！」

人為什麼會懷舊，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其原因應該由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去探討。

在這裏，我特別想說的是，從生產和消費的角度來說，人們對某些過去熟悉的商品的留戀，對於我們的生活是很有積極意義的。舉例說，搪瓷尿盆經久耐用毋庸置疑，是塑膠同類物品所無法相提並論的；而蛤蚧油廉價與實用是它的優點。環保也是這些商品的優點，可惜的是很多商家看到的不是這些，而是用新興撩動人的消費衝動，同時搶佔市場高位。

「日新月異」曾經是我們非常喜歡的現

象，因為它意味着發展和進步。所以，說到一個城市的面貌的巨大變化時，我們常常使用它。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太過迅速的變化背後，往往又與資源的極度浪費相聯繫？比如說，如今內地人購物，塑膠購物袋幾乎成為人們唯一的選擇，而從前我們非常熟悉的竹籃子、布質手提袋等則悄然退出了生活，為我們所遺忘。然而，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說，從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的角度來說，哪個更值得宣導又是毫無疑問的。

至少對我來說，我就十分懷戀竹籃子，因為我曾經拎着它進出菜市場幾十年，所以，對它有着很深的感情；又因為它的另一頭聯繫着環保、聯繫着傳統的手工藝——使用竹篾進行加工，生產諸如竹籃、竹筐、竹匾、竹蓆乃是傳承了數千年的工藝遺產，但在今天，熟練掌握這門手工藝的人是越來越少了。

因此，我真的很希望在商場、超市裏，以及在生活中能夠更多地看到這些懷舊商品的身影。